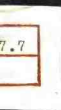


郑文光 | 新作选

科学幻想小说



郑文光新作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A 783809

郑文光新作选

责任编辑：杨实诚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2,000 印张：6.75 印数：1—22,000

统一书号：10109·1371 定价：0.61元



作者简介

邓文光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生于1929年，广东省中山县人。

他于1953年开始写作科学幻想小说。其代表作有《太阳探险记》、《黑宝石》、《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海姑娘》、《大洋深处》、《命运总汇》、《神翼》等。

邓文光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理事；他又是世界科幻小说作家协会会员。



前 记

这本书，正如书名所指出的，是我的科幻小说新作，是我一九八〇年所写的短篇科幻小说的结集。

为什么要写科学幻想小说？一年以前我说过：“这是因为，我希望我国广大少年掌握科学，又掌握善于幻想的艺术。科学的重要性是不待言了。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要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使我国兀立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群山之上。谁将是描绘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蓝图的设计师？是今天的少年儿童，明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需要学识，也需要善于幻想。幻想并不只是关于太空、海洋、微观世界、神奇的大自然等等领域的有趣的故事，引人入胜的童话；幻想，首先是载着科学技术起飞的矫捷的翅膀，幻想将伴随着我国一代少年儿童踏进璀璨的明天。”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个信念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年青的文学样式，科学幻想小说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它固然可以驰想千万光年以外的世界，展示千万年以后的未来；它更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手法，它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更绚烂的场面间、更深刻的哲理中表现出我们时代

生活的各个错综复杂的侧面。

作为一个科学史工作者，我一直注视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并且力图在这历史长河的背景上，对现实生活作出各种各样的思考和概括。一九八〇年在我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休戚相关的。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文学创作理应反映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那末，科学幻想小说呢？我认为，它也是生活的镜子，而且是一面有特殊功效的折光镜，在科学幻想——也就是“现代化”的幻想（它有别于《封神演义》、《西游记》之类的古典的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的生活的真实。

因此，在这个集子的某些短篇中，我尝试着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社会现实。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探索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风貌、社会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科学信念等方面，能够有所创新。我愿为此继续努力。

郑文光

1980年12月，北京。

1	星星营
45	蚩尤洞
66	史前世界
87	海豚之神
108	地球的镜象
123	泗渡东海
152	灵犀
171	奇异功能夏令营

星 星 营

两个小伙伴

两个男孩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脸对脸地碰上了。

“喂，玉柱！”

“喂，家宝！”

两个人抬抬手，就算是打过了招呼。玉柱是一个细高挑儿，瘦骨嶙嶙的身子，灵活得象一条水蛇。家宝矮墩墩的，好似一头小牛犊子。两个人都是十二岁。

“有一件新闻……”玉柱忽然神秘地说。两个好朋友，相互搂着肩膀，走到一棵老榆树下，坐在一块光溜溜的山石上。

“什么？”家宝问。

“南沟来了一伙子人……”

“也许是勘探队吧？”家宝怀疑地说。

“不。听说是什么……干部学校，可是，却没有看到什么学生，大部分是劳改犯……”

“胡说！学校就是学校，哪儿来的劳改犯！”

“我保证，不骗你！有一些胳膊上缚根红布条的人，监督他们干活儿……”

“干什么活儿？”

玉柱挖了一下鼻孔，又弹了弹手指。

“垒堡墙。”他慢吞吞地说。

“垒……什么？”

“南沟那边，阳坡上不是有一座破土城墙吗？这会儿……”

“可是城墙里面什么都没有呀！”家宝张大了核桃似的圆眼睛。“一栋房子都没有，他们住在哪儿？”

“兴许……”玉柱迟疑地说，“也盖房子……”

“走！”家宝站起来，拍拍玉柱的肩膀。“咱瞅瞅去！”

“我刚才……”玉柱想说“被人轰回来的”，但他不好意思，改了口：“看了一眼，也没什么好看的，一个戴红胳膊箍的人横眉立眼，说他们这是什么战略基地……”

“什么？什么？”

“战略基地，要不，就是山药基地……”

“管它什么基地呢！在咱家门口，咱就得瞧瞧……”

他挥挥手，走了。玉柱思忖了片刻，迈开他那鹭鸶般又细又长的腿，赶了上去。

这个地方叫星星坡，相传古时候有一颗星星落在这儿。但是山沟里石头很多，到底哪块是天上落下来的，却也没有陨石学家来考证过。方圆几十里地的荒山野岭，只有唯

一个小村子，有二十多户人家，在山坡上种些苞米、黄豆、山药过日子。孩子们提到的土城墙，也是古代留传下来的，大概是汉朝或者唐朝屯兵的地方，所以叫星星营。那是山坡上一片较为平坦的地方，也有个三、五亩地，但是土城墙已经塌圯了一多半，从来也没有人想到把它修复。

这一带，草莱初辟，人烟稀少，还保存着山沟沟的原始风光。千年来中原动乱，似乎也很少波及这深山的生活。两个孩子穿越的，是一条崎岖的、蚯蚓似的小道。走了半个时辰，远远在一个阳坡上，果然有一伙子人在土城墙跟前劳动着。干活儿的都是胡子拉茬、皱纹满脸的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许他们的真正年龄没有这么大，但是看去却风尘仆仆，十分苍老。戴红胳膊箍监工的，却大多是年轻人，一副把整个世界踩在脚底下的气概。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特别引起两个小伙伴的注意。他显然不属于那伙指手划脚的“大人物”，但也不属于正拼命干重活儿的那一帮子人。他穿得没有那么破烂，胡子也没有那么长，而且两手也没有拿铁锹或者锄头，而是捧着一张很大的纸，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眉毛皱成疙瘩，好象纸上写的是一辈子也猜不透的谜语。

“丰华川！”有一个戴红胳膊箍的人喊道。

“有！”那人眉毛立刻舒展了，他的手垂了下来，成了一个毕恭毕敬的姿势。

“你收拾收拾，跟小董回去，准备搬迁实验室，一个星

期以内运到这儿!”

“是!”丰华川回答得利索极了,就象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显然,让他离开这个现场,哪怕只有几天,也是很惬意的。

“什么实验室!”玉柱小声问家宝。

家宝摇摇头。他在纳闷:这山沟沟,平常外人很少到,只有冬天,大雪封山以后,才进来几个猎人,带着狗和猎枪,来打狼、狐狸、山猫,有时也打着金钱豹子。为什么要把什么学校安在这儿呢?他老姨家那村子附近,就有一个什么干部学校,那真跟兵营一样,早上排队出工,晚上还得捧着小红皮书念上半天,才许可开饭。不过人家的干部学校是设在一马平川的大田地上,没修什么堡墙,也不怕老百姓把什么机密看了去,而这个……

“过来!”

他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吆喝,这是刚才喊叫丰华川的那个人,看样子是这伙监工的头头儿。

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走过去,缩着脖子,还互相瞅了瞅。

“你们是星星沟的吧?”那家伙一副公鸭嗓子,难听死了,但是这会儿却尽量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你们村子有多少孩子——上学的?”

两个孩子又相互望了望。

“现在都放暑假啦!”玉柱低声嘟囔道。

“我倒不知道放暑假!”那公鸭嗓子不耐烦了,“我是问,

象你们那么大的孩子……”

“有二十多个。”家宝平静地回答。

“你们成天干些什么呢？”

“唔，可忙着哩！”玉柱大模大样地说。“搂柴禾，逮山雀，捡酸梨，抓野猫……”

“嗨！”那个人挥挥手，不屑地说，“这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

家宝认真地、象大人一样地说：

“山里人的活路儿嘛。”

“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家伙口沫横飞。“很快就要改朝换代了……”

“我听我爹说，”家宝瓮声瓮气地说。“日本鬼子闹得那么凶，也没有进到山沟沟来……”

这句话一定刺痛了那个人，他愣了一下，端详着家宝那圆圆黑黑的脸，突然问：

“你们家什么成份？”

“我们整个星星沟都是贫雇农。”家宝还是不紧不慢地说。

“贫雇农的后代也有耍种的。算啦！”他宽宏大量地一笑，一咧嘴，露出颗大金牙。“看你年纪小，不给你上纲上线啦！要是那些老家伙，”他把手朝正在弯腰干活儿的人们一挥，“准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知道这是修建什么吗？”

两个孩子没有吱声。他们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从

磨破了的布鞋尖伸出的脚趾头。

“唔，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你们就管我叫王政委吧。懂吗？小家伙，不能只看到自己家门口的柴禾，要去冲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呀！”

两个孩子撒腿就跑。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样儿的。这会儿，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干活儿的人们扬起的灰尘弥漫的黄橙橙的世界——他们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呆了。

鬼影憧憧

星星沟的孩子实在不爱跟“王政委”再打什么交道，他们再也没有在土城墙跟前露面，可是却远远地观察着这伙人的动静。工程进展还真快！别看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活儿却干得不赖。不几天，堡墙就高高地耸立起来，顶上还绕上了带刺的铁丝网。那个叫“王政委”的人到村子来过两次，老队长炳鑫大叔不冷不热地应付了几句，气得那个家伙骂骂咧咧的：“你们村子怎么还是老家伙当权？等我们腾出空儿了，真要扫荡扫荡这个‘土围子’哩！”但是不知道山沟沟的人自古以来就是安分守己的呢，还是他们认定了老队长是个好人？总之，井水不犯河水，老乡们一点儿也不理会这伙人。

暑假很快过去了，孩子们却上不了学——山沟里唯一的一个老师，据说是个什么“里通外国”嫌疑犯，被捉到县里“审查”去了。孩子们照样搂柴火，捡鸟蛋，采山梨，捋榆钱……

但是，忽然，村子里的妇女奔走相告：西山根发现了“鬼”！

话是村南头老贵二婶传出来的。这是一个三十多岁、手脚勤快的妇女。她家男人患了气喘病，下地、上山、挑水、喂猪、搂柴火，全都是她大包大揽。有一天，天刚擦黑，她从西山坡下来，在那棵蟠龙松下面看见蹲着一个黑影。她以为是她家大小子小锁在等她呢，便张嘴吆喝了一声，那个黑影倏地窜起来，一闪不见了。那天有点月色，就着这一闪身功夫老贵二婶看到一张毛茸茸的脸，两只绿莹莹的眼睛，往外龇的牙齿。老贵二婶这一吓，在山坡上栽了个跟斗，柴禾洒了一地，她就跑回家了。

起先大伙儿都不相信那是什么“鬼”，他们估计不过是狼或什么野兽。但是，老贵二婶坚持说，那个黑影不是野兽，是直着身子走路的，这一带又从来没有能直起身子走路的黑熊或猩猩，至于猴子，又没有这么大个儿。第二天，几个小伙子去西山根，帮着她把柴禾背回来，他们在蟠龙松下看见了一溜深深的脚印——这是人的脚印，光着脚，脚趾分得很开。小伙子们搜索了附近的地方，在灌木丛里发现了一缕黑乎乎的毛，猎人们都来辨认，谁也说不上是什么动物的毛。

为了平息妇女们的恐惧，老队长炳鑫大叔领着人在附近山野里搜索了两天，晚上又埋伏在西山根下。但是那个有着毛茸茸的脸和绿莹莹眼珠的动物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娘吓得病倒了。”小锁找着他的小伙伴家宝和玉柱说。“她又不让我自己一人上山搂柴禾。你们肯给我作伴吗？”

玉柱和家宝对望了一眼。

“唔，这有什么！”家宝点点头。

玉柱爽快地说：

“走，我回家拿砍刀和绳子去！”

玉柱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了炳鑫大叔的小女儿孟芹，玉柱夸耀地说：

“孟芹，敢不敢跟我们上山？”

“干什么？”

“捉鬼！”

孟芹眨了眨眼，想了想，说：

“我也去！”

“你不害怕？”玉柱怀疑地问。

孟芹只轻蔑地笑了笑。她是一个纤瘦、黝黑、典型的山区女孩子。

不到十分钟，四个孩子就结伴上了山。

初秋的山色是很美丽的。松树还是那么苍翠，而榆树和杨树的叶子已经发黄了；漫山遍野的酸枣，红艳艳的，象一颗颗晶莹欲滴的珠子；野菊花在秋风中瑟瑟轻摇；最

后一代蝴蝶尽情地享受着秋日的和煦的阳光和干燥凉爽的空气；而野蜂则在忙着准备过冬的食粮。孩子们一进入大自然的怀抱，立刻忘却了恐惧，他们一边捡着断落的枯枝，一边采撷五颜六色的野花，心灵手巧的玉柱编成一个花冠，戴在孟芹的头上。

天色近午了，每个孩子也已经扎好一大捆柴禾。他们奔向山坡上那琤琮琮流着的山泉，用泉水洗了手和脸，又捧起清甜的泉水喝个饱，嘻嘻哈哈撩着水玩儿。

忽然间，孟芹象针扎一样跳起来，脸色都变了。

“那……那……”她结结巴巴地说。

几个孩子尽力望去，但是什么特殊的东西都没有看见。

“走，瞅瞅去！”家宝站起来说，他从柴禾捆上抽出了砍刀。

其他三个孩子都不动弹。家宝十分奇怪，他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马上明白了。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立起一头奇怪的动物。这动物不是猩猩，也不是黑熊，它的脸，是一张人的脸，苍老而憔悴，从头上披散下来的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脸颊，单单留下一双发出吓人光芒的眼睛。这双眼珠反射着炽烈的阳光，显得巨大而狰狞可怖。它的身体是裸露的，有一层浓密的黑毛象刺猬一样包裹着它的身体，看来胖大而蹒跚。这头动物显然也在瞅着这几个孩子，它一点儿也没有要逃避或者要袭击人的意思。虽然隔着一条山沟，但是他们相距大概还不到三百尺。

四个孩子紧紧挤在一起，屏息敛气地定睛瞅着这头动物。家宝手里紧紧攥着那把大砍刀。

“咿……哑……”

那头动物发出的叫声，与其说是可怖的，不如说是凄惨的。它似乎在说话，但是发出的声音被风吹散了，只有几个断续的音符传到孩子们的耳朵里。令孩子们大吃一惊的是，这头动物忽然举起前肢，向他们摇了摇。它的前肢也长满黑毛，但是手心处却是光溜溜的，五个手指分得很开。

然后，它忽然不见了。

也许它闪到石头背面了，也许它滑到后头的山沟里了。

家宝回身对小伙伴们说：“咱们过去瞧瞧。”

“走！”玉柱说。三个孩子也都从柴禾上抽出砍刀，沿着蜿蜒的山路，向沟底走去。他们跳过一道小溪，向刚才那动物出现的山头爬。这座小山包，很陡，而且灌木丛似乎也特别多。虽然是山沟沟长大的孩子，他们也爬得很吃力，等到他们爬上山头那块黑色的石头跟前时，忽然听见了一个公鸭似的声音：

“站住，什么人？”

歪戴着帽子、叼着香烟、斜挎着一支步枪的，不正是那个什么“王政委”吗？还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都是横眉立眼的，也都背着枪。

“哦，原来是‘老朋友’！”“王政委”说不上是冷笑还是